

海陵旧话

寻找振藻园(下)

□徐继康

轶闻掌故

“石合泰”的第一桶金

□程太和



查士标画作

令人惊喜的是,在吕清的诗里,终于看到了传说中的振藻园,一共有三首。这三首诗就像珍藏在袍袖里的三只锦囊,只要打开它,就会打开通往园子的一扇小门。先来看一首《辛酉立秋后一日,振藻园荷始花,恨先人构斯园而未之见感赋》:

池藕三年后,秋风一夜开。略添新草木,还是旧楼台。暗泪香前满,悽情花上来。阑干风飒飒,疑是助人哀。

辛酉是康熙二十年(1681)。三年前,吕清在振藻园里种下了一些树木花草,三年后立秋后的一天,园子里的荷花开了。芙蓉竞放,花香满园,这让他想起故去的父亲,辛勤筑园,却没有看到如斯美景,这让吕清很伤感。这首诗隐隐约约传递了一些信息,振藻园至少建于康熙十七年,是由吕清的父亲所建,但建后不久就去世了,后来吕清对绿化又进行增添,使园子更备风韵。园子有亭台、有楼阁、有荷池,规模应该不小。

振藻园还有一个很大的竹园子。吕清在虹县时,时不时被梦里几丛碧绿的竹子摇醒,醒后再也无法入眠,只好把相思埋入诗中,写下这首《忆振藻园竹》:

平生素具子猷癖,手植龙孙无数尺。抱甕移锄日几回,阶前踏遍青苔石。坐见春风生美箭,月落空庭犹恋恋。不须僧寺报平安,一任肩舆来别院。青毡一旦寄孤城,辜负新阴满小亭。何时一枕北窗下,看君变化入青冥。

真是不可一日无此君,何况此君为吕清亲手所植。人生可以困顿、可以潦倒、可以沉吟,唯有春光与绿竹不可辜负。

还有一首《喜张与偕设帐振藻园》:

此是鱼盐地,论文有几人。残篇予独枕,古道尔为邻。看月潮声

近,烹鲜海味新。时时携手共,踏遍小园春。

这首诗应该写于吕清解职归来之后,一个叫张与偕的人答应来振藻园设馆教读,这让吕清非常高兴。他开心的是,身边终于有一个人可以谈诗论文了。

其实,吕清这一辈子是结交了不少诗朋好友,如吴树屏、汪上玉、王鹿田、吴天一、洪仿沂等等,其中就有大名鼎鼎“新安四家”之一的查士标。有一年,吕清与他一起去河南鹿邑游玩,写了一首《鹿邑月夜与查子二瞻、洪子衷白、吴子树屏、管子念修、家兄任庵,西涧登老子台,泛舟至白云庵,分韵得城字》:

城里平湖夜色清,湖光半壁浸古城。白云遥忆华山梦,紫气空留柱下名。芳树远笼渔市小,扁舟处泛浪痕轻。频年马首多惆怅,对此苍茫无限情。

此次游览,查士标也写了一首《月夜再登老子台放舟白云庵即事》以记其行。翻看查士标的《种书堂遗稿》,发现他曾多次踏访此地。为什么要来这个地方?原来他的女婿吕士鵠就是鹿邑县的知县。吕士鵠不是别人,正是吕清诗中的那位“家兄任庵”。他字邻秩,号任庵,从康熙二十四年(1685)以贡监出任鹿邑知县,前后达八年。他是一个很官,具古名吏风,在任上做了许多好事,且修有《鹿邑县志》存世,至今一些谈鹿邑的文章还时常提到他。吕士鵠出生于歙县吕村,其父吕应昉(字旦先)与浙江交好,浙江为他画的《为旦先作山水》《始信峰图》至今保存完好。吕士鵠是吕清的胞兄吗?根据相关记载,吕士鵠弟弟名叫吕士鹤,字御青,而吕清并不在其列,极有可能吕清的先人也出于吕村,吕士鵠与吕清为同族兄弟。再说查士标也是休宁人,他的二女婿方东玉为宿松学博,与吕清

应属同僚。此外,吕清诗中的洪衷白也是查士标的好友。所以吕清与查士标熟稔亲切,一点都不奇怪。虽然查吕二人的诗均未记年,但根据收藏在广西博物馆查士标《鹤山草堂图》(康熙戊辰清明前三日画于鹿邑署中)的题款来推测,他们游览鹿邑的年月当在康熙二十七年清明前后,那一年查士标七十三岁,正与他诗中首句“老来筋力怯消磨”相吻合。

查士标还曾经来过如皋,在他的诗集里,就有多首写于如皋的诗。某一年的上巳节,他游览了洗钵池,喜晤了余羽尊,参与了三月三的雅集,一直到暮春还没有离开。这期间,他有没有来过皋东掘港场,游一游吕清的振藻园呢?谁也说不清楚。

但可以肯定的是,当年振藻园的客厅里,一定悬挂着查士标的大幅山水中堂。吕清那殿堂的书案上,一定摆放着诗友们的手卷、册页、扇面、手札。当然,还有酒、还有诗,还有主人与宾客的吟哦声,只有这些精灵一同入住,振藻园的风味才会慢慢地发散开来。

吕清写有一本关于盐法的专著,他的先人极有可能是一名盐商,要不然哪里有大把的银子来构筑一个庞大的园林?只是,再坚硬的富贵也经不起时间的侵蚀,世间的繁华过眼皆空。如今康熙年间的那个振藻园早已在喧嚣的红尘中悄然解体,但文字构筑的振藻园却成了不朽。它没有消失,它永远停驻在主人的诗歌里,主人那素净的文字更加赋予了它静穆幽深的气息。今天,每当打开吕清的诗卷,雾霭散去,振藻园便若隐若现,诗歌中的它变化无方,一诗一境。我们只需停下脚步,就会看到荷花正在临水自照,竹笋正在吐出美箭,读书声正在自由滑行。午后的阳光缓缓移过,满地的落红被风吹起。

吕清坐在一泓清溪的对岸。我想,如果在那个时代,我遇见他,肯定会一揖到地。

“石合泰”商号曾是如皋“五洋业”(五洋,是指经营洋油、洋烟、洋碱、洋烛、洋火的总称)之王。“石合泰”的第一桶金又是从何而来呢?

“石合泰”店主石筱舫,系如皋西南乡张黄港人。早先,石筱舫在张黄港开一小油坊,勉强维持生活。后因油坊着火,小本生意无法经营,生活无处着落。张黄港“包连陞”客栈主人见石穷困无业、衣食不周,收为帮工,每日去码头接客。其时过江船只多在张黄港停靠,客商较多。如皋城“恒昌”南货店驻上海采购员鲁仁甫常在“包连陞”住宿,见石勤快诚实,常令其帮助接运货物,资助颇丰。“包连陞”有时客满,便介绍至石家中住宿。有一次,镇江美孚洋行大班(经理)在石家中住宿,匆忙中将钱包遗忘,内有银票两万余两。那时的张黄港没有电报、电话业务,石筱舫无法与其联系,便将钱包收藏,待其来取。次年,该洋行新任大班来江北结账,石得知前任大班已暴病身亡,便将钱包取出,交给新大班。其人十分感激,要重重酬谢,石拒不肯收。大班对石说,你在此帮工,收入有限,不如到如皋城里开爿店,我把煤油等洋货拨给你代销,售出后再缴款。石家徒壁立,无从着手,和鲁仁甫商量。鲁极力赞成,承允到城里帮他租赁店房,借钱给他置办用具。石筱舫得到鲁仁甫的帮助,于民国元年(1912年)在城里大寺巷开设“石合泰”五洋商号。此时,“五洋业”刚刚传到苏北,如皋只有杂货店小量兼营,还未有专营五洋的批发商号,“石合泰”是如皋第一家专营商号。开始“石合泰”仅代销“美孚牌”煤油,后来又经销或代销火柴、肥皂、白糖、香烟、肥田粉(化肥)、洋面(机制面粉)等。并自设工场,加工石碱(碱粉)、肥皂、矿烛等。派出店员到本县及邻县各集镇推销,在张黄港、掘港、南通和姜堰设立分号。由此,这一带所销煤油大多由“石合泰”批发。年销货额近400万元。石逐渐致富,在城里购买房屋近200间,江边买沙田数千亩,张黄港另有住宅。有人估计“石合泰”最辉煌时其资产在200万元上下,超过南通吴大生、春源恒、泰源怡三家五洋批发店的总数。

石筱舫与其妻朱氏,早年经历贫困,富裕后能体恤孤寒,凡有人告贷,有求必应。每年春天青黄不接之时,独资施粥,每天煮米六石多。民国二十年(1931年)里下河地区大水灾,高邮、兴化、东台、泰县的不少难民集居如城,朱氏老太派人送钱送粮,赈济逃难穷人。每年年底,还将米条(凭条向米行付米,钱款由石家给付)送到穷人家中。

旧文新刊

南通留学日本最早的六人

□林举百

光绪二十九年(1903)三月师范(通州师范——编者)落成后随即开学,新学风气大开。三十年正月招收乙班学生时,膳宿费减半为二十元,二月又资遣四人赴日留学宏文师范,通州为李元衡,如皋为王福基、海门为樊璞、东台(其时属南通州)为缪文功。当时私资同往的有曹文麟、赵邦荣两人。赵邦荣亦如皋人。